



Distr.: General  
11 May 201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5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2016 年 4 月 29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南奥塞梯共和国外交部给联合国会员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声明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5 下的文件分发给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2016年4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南奥塞梯共和国外交部给联合国会员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  
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声明

自2009年以来，格鲁吉亚每年都向大会提交一项关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境内流离失所者及难民状况的决议草案。这一由格鲁吉亚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决议草案的案文绝口不提一个事实，即出现这些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与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发动的战争直接有关。决议草案中也没有一处提及另一个事实，即超过100 000奥塞梯人由于格鲁吉亚境内的族裔清洗而沦为难民，格鲁吉亚当局自那时起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决难民的问题。

在过去100年中，难民问题一直是数代人所经历的严酷生活现实。该问题始于1920年6月，当时格鲁吉亚部队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并将我们整个国家变成火海，因为我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权威，后者在之前决定脱离俄罗斯并带走奥塞梯的土地。数千名奥塞梯人随后成为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几乎全部幸免于难的奥塞梯民众被迫通过大高加索山脉的关口逃入俄罗斯境内。格鲁吉亚政府设立的重新安置委员会在几个月内马不停蹄地从南奥塞梯境内赶走所有奥塞梯人并将格鲁吉亚的农民重新安置在奥塞梯人的土地上，把从奥塞梯人手中没收的动产和不动产分配给他们。<sup>1</sup>

奥塞梯难民只是在一年后即1921年因红军进入格鲁吉亚而得以返回。布尔什维克人于是将奥塞梯分割，把南部地区交给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地区则仍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南奥塞梯内获得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自治地位，但这一地位不足以保护奥塞梯人的民族权利，他们遭受格鲁吉亚苏维埃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权力机构的歧视和严厉镇压。在1940年代后期，自治区内约10%的奥塞梯人口被迫迁往北奥塞梯，从而成为被迫流离失所者。

1980年代末，激进民族主义在格鲁吉亚抬头，其经常使用的口号是“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有人公开号召从该国驱除所有奥塞梯人和其他非格鲁吉亚人，废除自治地位，禁止非格鲁吉亚人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禁止在工作场所和教育中使用非格鲁吉亚语文。南奥塞梯人建立对其自治地位的法律保障的尝试遭到格鲁吉亚的断然拒绝，后者还发动了一场废除自治地位的运动。

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该问题上很快开始从政治声明转向暴力行动。针对不仅是南奥塞梯境内、而且是格鲁吉亚境内的奥塞梯人的武装暴力升级，造成了被迫逃避格鲁吉亚枪手的难民潮。格鲁吉亚博尔若米地区的奥塞梯人，被迫翻

<sup>1</sup> Genotsid osetin: 1920 (dokumenty I materialy) [the genocide of the Ossetians: 1920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茨欣瓦利，2009年，第81至83页。

过山口而在亚美尼亚寻求庇护。数以百计的奥塞梯人在格鲁吉亚境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南奥塞梯境内的奥塞梯人也开始在人口混居的村庄遭受骚扰。他们的格鲁吉亚人邻居受到宣传的影响并在第比利斯的武装支持下，迫使奥塞梯人放弃家园，然后格鲁吉亚人将其洗劫一空并焚烧或占据，正如 1920 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奥塞梯村庄受到格鲁吉亚持枪团伙的攻击，他们屠杀奥塞梯居民并烧毁其家园。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注意，这些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在 1991 年和 1992 年，超过 100 000 名奥塞梯难民逃离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城镇，他们如同 1920 年一样，在北奥塞梯和俄罗斯联邦其他实体内找到了避难所。

格鲁吉亚对奥塞梯人犯下的族裔清洗和灭绝种族的行为令人极为关切。1992 年 5 月和 6 月，俄罗斯联邦无法袖手旁观，采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影响力来迫使格鲁吉亚停止武装暴力行为。1992 年 6 月 24 日在索契签署的关于解决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的原则协定(索奇协定)<sup>2</sup> 规定，实现停火、建立一支三方维和部队(格鲁吉亚、俄罗斯和南奥塞梯)并开始就难民的返回进行谈判。但是，在这些年中，返回格鲁吉亚并重新获得其财产的奥塞梯人的人数不足数千，甚至不足数百。格鲁吉亚部队使用各种伎俩剥夺奥塞梯人收回其被没收财产的权利。

然而，格鲁吉亚当局已承认南奥塞梯难民问题的存在。格鲁吉亚前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几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关于解决格鲁吉亚-奥塞梯关系问题的谈判期间，为解决难民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与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路德伯希·奇比罗夫于 1997 年 11 月 14 日会晤后所发表的声明指出，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里就难民返回的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格鲁吉亚方面再次确认，它愿意以被迫离开属于冲突区之外的格鲁吉亚各地区的奥塞梯人家庭遭遇非法行动为由，为其返回提供便利。各方确认，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应于 1998 年返回其原居住地，重新安置工作将在联合控制委员会框架内组织展开。<sup>3</sup>

根据 1992 年 6 月 24 日的协定，各方设立了一个关于解决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的联合控制委员会。委员会于 1997 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帮助自愿返回的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并采用了因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而成为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前永久居住地的程序。<sup>4</sup> 经过该委员会的努力，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帮助下，到 2004 年有几百个格鲁吉亚人家庭已返回(主要是返回 Znaur 区)，而只有几十个奥塞梯人家庭返回格鲁吉亚。这些奥塞梯

<sup>2</sup> *Rossiyskaya gazeta*, 第 145 号, 1992 年 6 月 26 日。

<sup>3</sup> *Yuzhnaya Osetiya*, 第 65(4771)号(1997 年 11 月 17 日)。

<sup>4</sup> 关于解决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的联合控制委员会 1997 年 2 月 13 日会议的第 7 号议定书。

人家庭中只有 4 户得以留在那里，其余则被迫返回北奥塞梯或南奥塞梯，因为他们在格鲁吉亚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且其安全持续受到威胁。奥塞梯人没有返回格鲁吉亚的主要原因是而且仍然是：缺乏安全保障、享受不到收回被没收的家园的权利、缺乏就业前景及缺乏以其母语或俄语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格鲁吉亚当局一些年来报告了起草一项关于归还格鲁吉亚境内前南奥塞梯自治区冲突受害者财产和向其支付赔偿的法案的情况。该法于 2006 年获得通过，但没有一个奥塞梯人家庭根据这项法律而得到赔偿或其收回被没收财产的权利得到维护。

在所有这些年中，奥塞梯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只能从俄罗斯联邦和作为俄罗斯联邦实体的北奥塞梯(接纳了主要的难民潮)当局、南奥塞梯共和国当局得到援助，并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限程度的援助。由于这种援助，大多数难民在新的地区定居下来，但他们没有得到格鲁吉亚的任何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紧迫的格鲁吉亚奥塞梯难民问题仍需得到解决。

在 2007-2008 年期间，格鲁吉亚特别事务处连续组织了一系列对奥塞梯人的残忍的恐怖行为和谋杀，妄图挑起报复行为。在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后，格鲁吉亚部队于 8 月 8 日夜对南奥塞梯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sup>5</sup> 北奥塞梯再次接收了涌入的难民。北奥塞梯各部门的计算显示，超过 35 000 名奥塞梯难民在 8 月战争期间越过边界，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或带着孩子的妇女。

侵略者在开始入侵南奥塞梯几天后，被俄罗斯军队所阻止，被迫缔结和平。奥塞梯难民开始返回，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 2008 年战争而流离失所，现已返回。几千名讲格鲁吉亚语的居民也返回南奥塞梯(其总人口为 53 500 人)及列宁诺戈尔斯克地区，后者获得解放而摆脱了格鲁吉亚从 1992 年持续至 2008 年 8 月的占领。一些在入侵前被格鲁吉亚当局从所谓军事活动区驱逐的格鲁吉亚族人，连同参与了对南奥塞梯的袭击然后逃到格鲁吉亚的当地战斗人员，仍然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自 2008 年 10 月开始，按照梅德韦杰夫-萨科齐计划在日内瓦首次讨论难民问题。2008 年和 2009 年，在这个论坛中举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会议，与会者开始讨论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2009 年，南奥塞梯方面单方面提出一项让难民返回列宁诺戈尔斯克地区的倡议。然而，格鲁吉亚方面批评并拒绝了这一倡议。

格鲁吉亚没有始终着力于解决复杂和多层面的难民问题，而是在 2009 年选择把该问题政治化，提交了一项关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大会决议草案，这一项行动至今每年重复。格鲁吉亚当局强加给国际社会的这一

<sup>5</sup> 经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8 年 12 月 2 日的一项决定设立的特别独立委员会(由海迪·塔利亚维尼女士领导)在进行调查后，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发布报告，其中确认是格鲁吉亚发动了战争(见格鲁吉亚冲突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报告，2009 年 9 月，第二卷，第 209 页)。

严重政治化的决议的案文，操纵了人道主义问题。该案文不是试图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而是反映出格鲁吉亚追求政治目标，宣布前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不存在的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

格鲁吉亚当局在使难民问题政治化并重申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同时，实际上在阻止这种准入并阻碍国际组织的代表与现在身处南奥塞梯的格鲁吉亚难民之间的接触。2015年10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南奥塞梯当局达成了一项关于难民署代表访问南奥塞梯的协议，代表们要评估生活在该国集体住所中的难民的状况，并考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在最后一刻，代表们因格鲁吉亚的干涉而不得不推迟访问。

南奥塞梯呼吁将重要的人道主义难民问题非政治化。该国的立法禁止以族裔或宗教为由对公民有任何歧视。共和国的民众不分族裔，平等享受政府的服务。南奥塞梯有一些学校的格鲁吉亚少数族裔学生能够接受格鲁吉亚语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所有公民无论族裔，都有权返回该国。同时，能否直接行使这一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格鲁吉亚方面如何解决成为格鲁吉亚种族清洗行为受害者的奥塞梯族人的问题。

南奥塞梯吁请按照国际法并在考虑到该区域目前局势的情况下统一、渐进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都派代表参加的论坛上讨论，以便做出平衡和真正有效的决定，包括关于难民的决定。目前唯一可能的论坛就是日内瓦关于南高加索安全和稳定问题讨论会提供的平台。然而，格鲁吉亚在大会中使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政治化，这破坏了在日内瓦就这一问题开展的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格鲁吉亚倾向于将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这种权威性国际机构，则南奥塞梯坚持认为，其代表应当有机会向联合国会员国说明它的立场。

不幸的是，南奥塞梯方面被剥夺了与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和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团的接触机会，因为美国国务院滥用其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地位，拒绝允许南奥塞梯共和国官方代表进入美国。

我们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应对这一违反现有国际规范的歧视性做法，并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南奥塞梯的代表可以进入美国并可出入纽约联合国总部，以便他们能够在大会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难民问题进行表决之前，说明奥塞梯共和国对难民问题的立场。